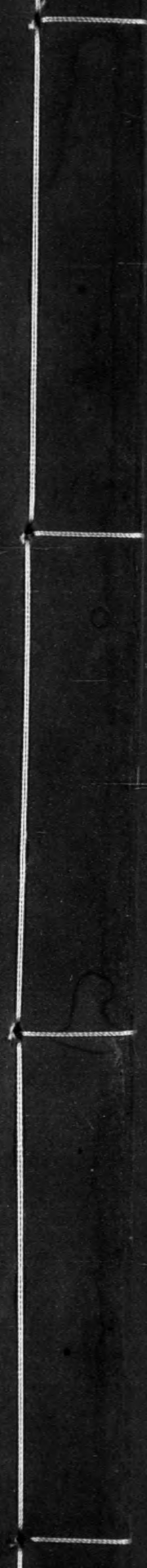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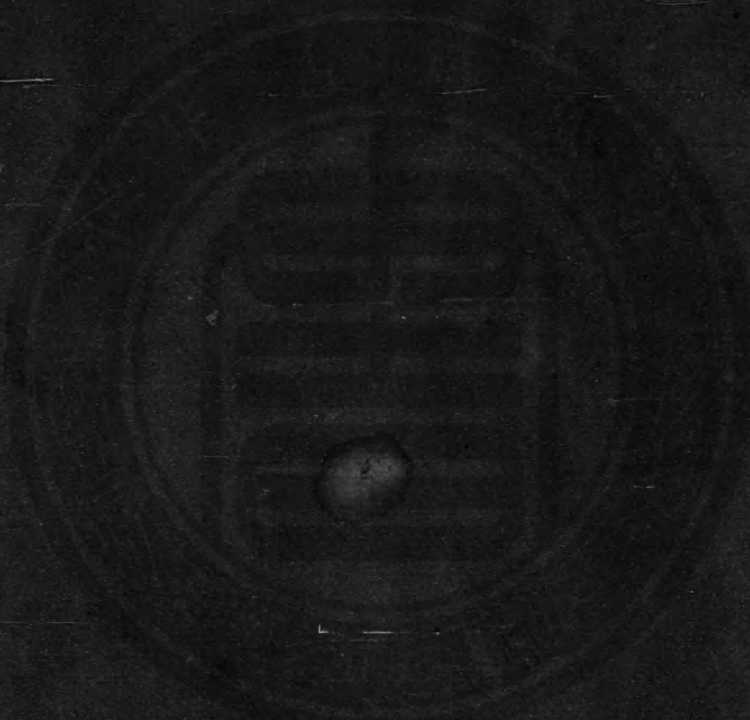


11/11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著

序

周易彙解序

善學易者學孔子而已矣善學孔子者學孔子之  
十翼而已矣孔子雅言詩書禮而不言易嘗日加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聖如孔子猶歉  
然於此豈非以易之理微孔子終身學之三絕韋  
編而始有得故作十翼說卦序卦彖傳象傳恐學



者泥於爻局於序又作大象雜卦易之理已盡而世儒猶謂孔子有未盡之易又謂易爲卜筮作群然以朱子本義爲宗論八卦筮策則以邵雍先天圖牽強附合及有乖於孔子則曰此伏羲之易非孔子之易嗚呼易至孔子尚有未盡而謂邵子圖出而後盡豈不愚且悖乎說者謂易至孔子不言象余以爲其說甚非上下二篇大象小象說卦雜卦凡於天地間昆蟲草木無不取象其言曰易者象也是言象莫如孔子象爻之象文王周公旣繫

之故孔子可不復言漢魏以還學者多附會穿鑿惟王輔嗣能窺十翼之理程正叔更廓其義而爲易傳可爲知篤信者矣十翼初自爲一書猶傳之於經也漢鄭立始以附於經卽今乾坤二卦章句次第是而輔嗣又自坤以後分象傳附象分象傳附爻而以象曰象曰別之頗便學者誦習是輔嗣正叔康成諸君子皆可爲孔子功臣若近世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以分經合傳爲非古歸咎輔嗣嗟乎孔子視三聖則古自視則爲傳由今視

四聖則皆古皆經學者不能如孔子之學易徒好  
爲議論以獲罪聖人何哉予年來刻苦事經學自  
恨才識闇昧不能卓然有所自得止就前人之解  
有合於聖賢者彙鈔爲一編朝夕觀覽嘗欲以十  
翼概全經之旨於解特詳若緯候占測得之無補  
於經言之適以滋惑恆畧焉苟徒以易爲卜筮之  
書則京房郭璞諸人術非不精何至不能自保其  
身先儒有言曰學易當於理中觀數不當於數中  
索理邵堯夫作先天圖朱元晦執河圖求卦皆數

中求理也元晦嘗言讀書眼前說出便好崎嶇說  
出便不好如讀易只眼前說出本義所以疎淺不  
足觀堯夫先天方圓等圖正所謂崎嶇而信從不  
疑何哉予故曰善學易者學孔子而已矣

周易圖書解序

河圖洛書天以數示聖人八卦奇偶聖人以數示  
學者故曰易者數之林也天地間事物之節變動  
之候晝夜寒暑死生聚散之故莫非行乎自然而  
數呈焉圖書數成於五八卦成於三故曰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合圖書之數而成百百盈數也圖五  
十有五書四十有五以五十中分圖多五書不足  
五伏羲大衍損圖而益書用其中爲五十以爲大  
衍之體衍之仍得五十少一以象虛得四十有九

學文堂集  
爲大衍之用夫聖人豈不可用全數以衍易哉誠見理無盡數亦無盡有餘不足天地所以不窮而損益變通以不用而用聖人作易之微權也然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其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班固作五行志引歆向之言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爲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諸家之言易範者類以九疇配八卦至宋儒蔡九峯乃衍九疇之數作皇極

內篇以書有九數範有九疇疇有九等遂以九衍之余獨謂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蓋自一至十者圖之數陰陽奇偶之理以具準之易無不合以爲易固宜若以書之數合範之疇其數未嘗不同然九疇中左右前後名數之陰陽奇偶合之洛書俱不相當舍陰陽奇偶而惟取數之九則淺窺洛書矣且夫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起於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起於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

學文堂集  
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方爲地而陰偶陽正  
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礙陽蓋圖書皆以五  
居中然五居中而一則居下萬物發用在中而根  
亥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在中以鐘律言則元聲  
潛萌於黃鐘之管故聖人繫乾以見天之心乾者  
一數也此圖書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起乎  
一也先儒有言曰易何生由一生太初渾淪一畫  
乍啓父母六子包孕其中一而二二而一變化無  
窮非如後世根幹枝葉次第之說然則先後天方  
俟善學易者折衷焉

圓等圖紛紛不經胡爲乎予集圖書解畧次其說

周易著策解序  
子纂易解而以著策另為一編蓋以著策者聖人  
所以神明乎易之物而易之所自生則不係此也  
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曰人而無恆  
不占而已由此觀之所為學易不必主於著策所  
為不占不必不主於著策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是則無往非  
易無往非占即龜策不用亦未嘗有害於易蓋卦  
者挂也易難言聖人挂象以示人命之曰卦卦明

周易著策解序

子纂易解而以著策另為一編蓋以著策者聖人  
所以神明乎易之物而易之所自生則不係此也  
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曰人而無恆  
不占而已由此觀之所為學易不必主於著策所  
為不占不必不主於著策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是則無往非  
易無往非占即龜策不用亦未嘗有害於易蓋卦  
者挂也易難言聖人挂象以示人命之曰卦卦明



而易可知則亦何必越卦而譚蓍策况乎後世之人欲勝於理往往冀徼福免禍卜史復矯誣附會之而蓍策益不足言或曰春秋傳之言筮則甚驗也聖人開物成務自有正大顯明之道觀其占詞多侏離不近於理况揲無殊法古今無異理何獨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則無不奇中若後世則用之而不盡驗豈非左史譎張好奇詞多文致不足爲據乎雖然易以變而成變莫如蓍策聖人使人揲策求爻以合於卦又爲老少之法使因數求爻

以盡變四十九策立而爻象變動受命如響故曰蓍之德圓而神今之人習流忘原不審聖人所以作易之故極深研幾以求其至當徒以卜筮目之卽朱元晦且不免何況其他嗚呼易之爲書何書甚至邵堯夫則視爲占候陳希夷諸人則目爲養生如參同悟真等篇莫不引入卦托先天爲鍊神馭氣之術使古聖賢之大道淪於方技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其在斯乎有志易學者當不以予言爲過當也

易者變也象爻象辭無往非變其大者莫如序卦  
上下凡六十四轉造化人事之理無不妙合故曰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序烏乎學易卦  
有名非定名爻有象非定象無名而名莫非名無  
象而象莫非象若使文王再衍周公再繫今之卦  
名爻象未嘗不可更爲他名他象得是說者可以  
知易之變矣上下二篇之卦六十有四一正一倒  
文王所次第也孔子作傳隨意指掌如水流轂轉

周易卦象解序

易者變也象爻象辭無往非變其大者莫如序卦  
上下凡六十四轉造化人事之理無不妙合故曰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序烏乎學易卦  
有名非定名爻有象非定象無名而名莫非名無  
象而象莫非象若使文王再衍周公再繫今之卦  
名爻象未嘗不可更爲他名他象得是說者可以  
知易之變矣上下二篇之卦六十有四一正一倒  
文王所次第也孔子作傳隨意指掌如水流轂轉

所謂一而二二而一學者惑於邵氏先天圖說以  
乾一兌二爲伏羲本義疑序卦爲牽合則二篇次  
第可任意雜越焉用文王演爲也夫卦八而已無  
所謂六十四六十四者八之錯故經第言八未嘗  
言六十四周禮大卜八爲經六十四爲別邵氏橫  
圖相生是經與別混而無分旣以序生則不應言  
八卦相錯旣序矣焉用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猶強引兩儀四象八卦語解至鑿空漫說以爲八  
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夫八卦

錯成六十四安所得十六與三十二乾一兌二離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以臆作非經有明  
法也及爲圖不合又顛倒割湊強引數往者順知  
來者逆爲解朱元晦喜其言以爲羲聖的旨嗚呼  
若是者可謂知變者矣而豈聖人之所爲變乎嗟  
嗟學者好爲復古之論附會穿鑿自漢魏九家已  
然至後世尤甚如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其義  
甚明而于寶則曰武王崩年九十三歲成王八歲  
天後成王之年以養公正之道否之大象曰君子

學文堂集  
以儉德辭難不可榮以祿虞翻則曰乾爲榮祿坤  
爲弑君巽爲入伏乾爲遠艮山體遁謂避難遠遁  
入山故不可榮以祿如此之類不可勝數於彖象  
何屬邵氏於經未合猶未至悠謬如是若二君者  
豈非易之罪人哉予材質僇鄙於易不能窺見萬  
一而離經叛道之言固望而知非若影響牽合緯  
稗亂正如圓鑿而方柄者則叅酌先儒諸書而得  
之辭苦不能達意不工固不必論也

尚書辨正序

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勝  
所受勝爲秦博士秦禁書勝壁藏之漢定勝求其  
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  
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勝時年已九十太常掌故  
晁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當時有僞秦誓一篇并  
行合二十九篇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註尚  
書者出較伏生多二十五篇遂稱伏生書爲今尚  
書夫六經爲百氏之本學者固宜守之而不變而

學文堂集  
讀書卓識之士尤必辨其本中之本以定所宗如  
書有古文春秋有三傳禮有周禮則不必辨而可  
信也今觀二十八篇之書其意厚其辭簡樸斷續  
詰屈欲言不盡言不用繩削而變動莫可端倪讀  
者乍讀結齋愈讀愈盤鬱再三讀之覺古人之精  
神光氣皆勃然溢發又如劍在函玉在石狀隱隱  
不可窮視若孔書則膚淺輕揚一覽易盡古人脩  
辭以立誠孔書則端主脩辭而古意已失千餘年  
來竊附古人而無有攻之者經生家格于功令不

敢有所分別固不足怪豈有志明經者亦聽其承  
訛襲偽久假不歸乎予以今古文分錄二冊名爲  
尚書辨正又爲是說以序之雖無補救正聊存其  
說于天地間以待卓識者論定先儒誤解金滕誣  
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王介甫  
朱元晦謂大誥難讀且須闕之金滕大誥文義本  
明又證以風雅諸什周公何嘗有殺管叔事其言  
出自孔書誤解我之弗辟一語于是益信孔書之  
妄而嘆讀書者之不可無識也



漢語亦未嘗于前人未傳之蘊有所發明故曰序  
書難雖然書非徒序之難而讀尤難先儒誤解金  
滕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至  
欲闕之夫金滕大誥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  
什證之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事  
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解金滕我之弗辟  
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承訛襲偽千百年于茲  
矣昔人有言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理所必無詩

如商頌纘粟周頌清越二代文質之分詩既如是  
書亦宜然豈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卽此可  
斷孔書之妄况于誤解之紛紛乎讀書者能斷然  
知其妄起而釐正之而後上古之書不爲後人所  
竊附故曰讀書難雖然自明以來以五經立學宮  
用以取士士子畏功令雖具卓識亦莫敢竊議能  
爲經解成一家言卽目爲明經之士此黃子書疏  
之所自作也予按其書援引考據確然不易其傳  
世奚疑禮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其失也誣所爲誣

不知何指有謂記與孔書先後同出誣當在孔書  
其說似當黃子既知疏通知遠之爲書教取以命  
其書必審其誣毅然有所釐正雖以序書之難子  
當更爲不文之詞以申明子之意告後學也

禹貢翼傳序

婁東錢子梅仙作禹貢翼傳問序于予且謂予曰  
昔人善解禹貢者莫如艾千子夏彝仲皆以今日  
山名水勢合之古人庶便後生之考信然艾失之  
簡夏失之繁予爲增省成若干卷竊附已意予讀  
之深嘆信爲禹貢功臣因告于錢子人不具曠古  
之識不可讀書經生家治舉子業恪守不知通變  
不足怪若有識之士則必辨其是非真僞求無憾  
于古人而不惑庸衆人之見蓋予嘗于書有深憾



學文堂集  
伏生二十八篇爲真古文孔書二十五篇明爲後  
人之竊附二十八篇中文辭最古者堯典皋陶謨  
禹貢三篇爲千百世史書之祖堯舜一德故二帝  
合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爲二以  
補舜典其識已卑復別增禹謨一篇文辭去古愈  
遠况禹亦何必有謨禹貢一篇文章經濟莫大于  
是卽以當禹謨未嘗不可乃必補掇成書以欺後  
世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憾乎昔人有言曰禹貢文  
章敘事朴直言語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反傷

體此孔書所以不可竊附也古今國家大事莫如  
田賦唐虞以前田皆有賦而壤無定則或田薄而  
賦重或田厚而賦輕禹平九州闢田爲九等故復  
于帝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蓋壤自禹平而賦由  
帝裁他如錫土姓弼服建官皆功高不尸以全臣  
子代終之節故禹之經濟大也錢子聞之躍然起  
曰乞卽書之爲序予曰作者有所未傳故序者申  
明之以告後之爲學者今以子翼傳爲禹貢序古  
人當必心許亦何事予之贅一詞哉

人當必心指亦神筆千之贊一隨婚  
兩之及皆發之為學濟今以千與對為得真教古  
日心明善之無私千日亦皆育根未許對善音與  
十分發之有始為之然皆大也然千何之觀然數  
帝幾如收懸土我願如事言皆交商不只以全與  
十帝日如似三製如規中皆泰樂以是之而風由  
風重文出風而規神高平文以規山為大善對好  
田規如真以補則皆皆規而樂然宏願如用善而  
即此其善規以不五餘則以古今國家大善其歌

詩叅序

甚哉說詩之難也自秦火之後毛齊魯韓諸家紛  
然以起學者莫知所裁厥後馬融為毛傳鄭立作  
毛箋毛氏遂孤行天下迨朱紫陽掃諸家而集以  
成傳於小序尤指擊之嗚呼亦安見小序之果非  
紫陽之果是耶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  
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而為風鴟鷃周公  
之詩固降為風矣係之幽宜乎况自文武至平王  
三百餘年當成康盛時環王畿之眾豈無一詞一

咏足備聖人之刪存何至東遷之後有風何彼穠  
矣平王以後詩也乃列之二南之內程氏大昌之  
言直以爲詩有南雅頌而無風其有風也非古也  
蓋二南樂也與二雅三頌並奏之燕享賓客宗廟  
朝廷之上國風則太史所陳以考列國之風俗詩  
可採而聲不入樂歐陽修曰二南作於事紂之時  
麟趾鹿鳴皆非治世之音鄭樵又云詩者樂也  
古人以聲詩奏之於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  
事者則取是詩奏之以申警諷非頌美也然則風

雅頌之名又然乎否乎嗚呼作者既遠欲以後人  
之意見附會牽合以求其當誠所甚難况當秦火  
之餘漆書蝌蚪詎無闕逸而番譯者與訓詁者又  
保無紕繆損益之病如書經孝經皆有今古文之  
別禮有天官之缺何獨至於詩而無之是詩之是  
非本不易窮自子夏以迄漢宋諸儒極推詳論辨  
之力可疑議者尚指不勝屈况下焉者哉鄭子自  
齟齬卽工詩學近著詩叅一書欲羽翼經傳以爲  
一人言詩不若合衆人言詩以今人言詩不若卽

昔人之言詩者言詩故其撫採甚博而釐訂嚴古者說詩之學莫著於鄭氏高密有詩箋夾漈有詩傳今鄭子又以詩叅頡頏上下鄭氏之詩學顧如此豈不盛哉

毛詩本義序

予治詩應科舉試作文一遵朱註不敢稍異同既獲售亦不敢自喜思國家以經義試士所以明經而明經不盡在制舉業遵朱註所以尊經而尊經不盡在朱註竊嘗讀詩古序見其義理周備法戒凜然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手澤如見其下爲毛公申說乍讀似濶畧再三讀之其意深長能曲暢作者之旨然毛公父子皆工詩學非出一手故序傳間有不合大約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

序又不如序首一語予恍然曰尊經之道其在是矣朱子詆序爲鑿空不知朱子改作又何據毛公距夫子已四百年固爲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反不鑿空非理矣朱子又曰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中美刺必詩中顯著某名與事而後可信否則卽以他事代之夫詩之情約而達微而彰二南文王詩未嘗一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未嘗一及太姒若必責名與事爲據是二南諸詩亦未免鑿空之病縱以爲鑿空矣多聞闕疑聖人不

諱乃斷然以爲某詩言某事非序言某事豈別有他書足據何朱子未嘗言而後之人亦未之聞也每見朱子以史傳質序殊不知序古而史傳後出如曹風三百赤芾序刺共公是也朱子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事此左傳牽詩屬詞耳曹豈真有三百大夫之多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五十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云左傳附會詩反謂序附會左傳如此類不可勝數然則明經固必如是而後爲不鑿空哉學者生

後世好議前代巨儒固識者所羞稱然事關經學之大豈能默置不言予願今日任理學之責者於詩取古序毛說及朱子註春秋取四傳平心觀理去否存可以定一宗用以程士毋徒守成說有所畏憚而不敢紛更也

詩經導窾序

聖門善言詩者莫如子貢子夏孟子後則有毛公子貢論貧富何與於詩而曰切磋琢磨子夏論素絢何與於禮曰禮後而孔子歎其始可與言詩蓋詩之旨深其托興甚遠讀者惟於其離合之間渺不相屬之處有以得其解而後可言詩苟徒膠執詩詞而莫知通變則必至如高叟之以怨慕爲小人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學

者能通乎孟子之說而學詩無餘道矣詩序相傳  
子夏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句爲各詩原本下皆  
申明其意首序之精當不必言毛公發微闡幽可  
謂曲盡詩人之致乃宋儒師心薄古概詆爲妄作  
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到於今尊信  
之昔人有言曰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聖人刪  
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知詩所難言之妙  
正在此然自有朱註學者已目不識古序爲何書  
卽知之孰敢背今而師古承訛襲謬爲有識者所

深嘆郡先達莊太僕鶴坡先生與其兄鶴瀾先生  
著詩經講義若干卷名曰導窾未嘗不宗元晦然  
於毛公之說多所發明元晦之太戾乎古人者則  
陰斥之雖以國家制科用朱註不敢助爲攻擊而  
先生之意則已可見矣昔鄭玄歸耕東萊學徒相  
隨已數百人彼箋詩僅以博物稱猶能若是况實  
有得於毛氏學者此書行世久其刻板多漫漶令  
孫憲副斐公較訂脩補屬予爲序予不敢辭嗚呼  
此書出而天下後世之言詩者毛公之後必屬先

生矣 創而天下 終世之言 其有存乎 公之好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其意 偏安公 雖有言 辭而平 必以 必以

### 春秋大義序

孔子作春秋善善惡惡義甚顯明未嘗有所隱以

疑後人若其用意則莫不渾然忠厚而不傷于苛

元惡大憝雖誅之不遺力而有疑必從輕一眚之

微不事吹索事或至湮沒而其情理有可原者必

追錄之其文質其義簡其法平而怨孔子嘗曰吾

之于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春秋之

義卽此可見世儒視仲尼大高遠謂無隱不足以

貴春秋司馬遷亦云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



聖人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何嘗有隱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人不求之心而執諸傳之凡例以爲據  
如于桓無王定無日秦楚吳越無君無大夫外事  
不告不書譏世卿伯討書爵書名書氏之類皆謂  
春秋隱文夫仲尼不過隨事筆削適如其毀譽未  
嘗以其例著有明訓也今之學春秋者祇知有傳  
而不知有經苟無傳將并無經矣善學者胸中先  
不存一傳就經文反復之平心以觀理將聖人作  
經之意卽在人心自自有之是非而得而後求之

傳以合之則諸傳之牴牾穿鑿自洞如觀火而莫  
敢遁予年來有志春秋之學始而舍傳求經旣以  
經合傳凡于傳之合經者錄之又于宋明以來諸  
儒之言合經傳者附錄之名爲春秋大義竊怪漢  
儒之于春秋紕繆其義可謂已極齊人滅紀以爲  
復讐衛輒拒父以爲大誼許世子止弑父以爲孝  
子如此不可勝數至宋邵雍作皇極經世五霸配  
帝王而以易詩書春秋強合至謂夫子作春秋推  
尊晉文其言尤不可爲訓胡安國傳宗三傳而得

其是者不過十之一二其他紕繆甚于漢儒且多  
掇拾徽欽時事成文第可謂胡氏之春秋而與經  
何涉自明成祖立之學官用爲取士之準相沿到  
今無有起而正之者嗚呼若漢宋諸儒可爲毅然  
有明經之任乃皆惑于隱諱之一言各逞其私見  
臆說以爲有當于經上爲孔子罪人下爲後世有  
識之士所詆議豈不可嘆也哉孟子曰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璣  
亦思無悖乎孔子之爲義而已矣

谷山宋定山春秋稿序

自胡傳行而春秋之義晦自八股設而胡傳之義  
并晦矣宋建炎初天子好學命胡安國進講春秋  
且命作傳安國孤行己意且雜集徽欽時事以成  
文在當日雖爲濟時之經術而于聖經本旨多所  
乖違是有宋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天下萬世  
所共讀之春秋也及明文皇詔纂五經傳註頒定  
學官于春秋則端主安國惜當時在廷諸臣習于  
故然未肯訂訛闢謬上書以求釐定而終明之世

卒亦未有救安國之缺失者此予所以謂胡傳行而春秋之義晦也明用八股取士他經命題皆一如先聖賢之言獨春秋則分文析字配紐割裂如單題之外復有傳題合題比題脫母末師俗學影響附會逞一己之臆見而并失胡氏所以明經之意幾幾爲聖經之罪人此予所謂八股設而胡傳之義并晦也嗚呼至胡傳晦而春秋之晦又加甚矣晦不終晦吾以爲端在今日夫去八股作論則合比脫母諸名可不設矣論體通于註疏而百氏

之異同可折衷參伍矣自宋迄明數百餘年經義始明于今日詎不快哉宋子定山以春秋舉進士因出示其稿若干篇手敏而法備識遠而意周予方喜自宋迄明數百餘年經義始明于今日而尤喜訂訛闢謬之功屬我定山也予又觀兩漢諸儒多有以治春秋致顯要如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必遣廷尉問得失仲舒力疾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條上名爲斷獄嗚呼世之守一經爲進取功名之具而不能變通以善其用俾有

禘于君國豈善讀春秋者耶定山必知所審矣

左傳經世序

學者讀書言經濟不言理學則無本言理學不言經濟則無用言經濟而可以經常不可以御變雖可用而不能大用古來善御變者莫如左傳一書予嘗伏而讀之見其時天下之變無不有弑奪蒸報傾危侵伐諸事其大焉者若處變之道則皆有法以御之後人觀其成敗若古人不如此不足以救而古人已如此及觀後世之天下有際其變者能用其遺意往往可以轉亂爲治否則莫不至於

學文堂集  
敗亡吾友魏冰叔著左傳經世若干卷意在適用  
取古人之言暢發之凡於事機之緩急功效之成  
敗如以身處其時地而爲之言而又斟酌通變期  
古人之行事可用於後世嗚呼冰叔之用心可謂  
至矣或曰左丘明爲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  
何以又爲春秋作傳丘明親見孔子其說自應與  
孔子合今傳中斷例敘事是非牴牾反有借義於  
公穀者疑未必丘明作不知儒者考訂之學自不  
可廢然讀書必審其有用無用無用卽聖賢之言

祇足成其爲迂儒學究若有用則雖稗官野史亦  
可見之施行然用之不得其當每每援經以自釋  
而流弊不可勝窮漢人以春秋決獄一時小儒酷  
吏因得妄意釋經遂流爲刑名之術武健嚴酷之  
學如公孫弘張湯諸人皆假春秋之義行其巧詆  
深文毒流數世而不救嗚呼苟當日得見經世一  
書豈至此哉五六年前亡友鄒程邨江右歸攜冰  
叔左傳經世自序一篇跋一篇予愛其言急登之  
文統中思見其書不可得今年冰叔來毘陵始得

發其笥讀之冰叔屬予爲序予無能序祇申其自  
序之說使天下後世讀是書者知冰叔立言之不  
妄也

禮記纂訓序

禮家言雜漢儒戴聖所記非孔子原定之書如中  
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三年  
問荀卿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真贗相襲非善  
讀者不能折衷其間竊怪鄭康成篤信爲仲尼所  
定凡遇文義難通則曰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  
失實則曰殷夏異世節目有不合則游移於大夫  
士庶之間或托爲殊方語音變換其文辭牽強穿  
鑿世儒以康成爲知禮不敢議其失千餘年來貿

皇文堂集  
貿然趨之嗚呼瑕瑜不能相掩必欲以四十九篇  
皆目爲先聖舊物果可謂之知禮乎哉况三千三  
百原約畧其多之詞先王非以爲限康成必求合  
此數以周官三百六十爲經禮三百儀禮十七篇  
爲曲禮三千其不足三千者謂之逸禮是與高叟  
言詩何異然先儒欲推周禮儀禮爲經割記爲傳  
又有所不可周禮儀禮亦非古之完書周禮雜以  
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繁瑣未切日用惟記多  
名理微言聖賢仁義中正之道以具故三禮以記

爲正特學者有志明經論古不可無識徒耳食訓  
詁之學步趨前人以之治制舉業則宜語於明經  
不在是也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非  
約也惟知約而後知禮蓋見爲非約者三千三百  
煩瑣凌雜如曲禮雜記諸篇雖日撻而求有所不  
能見爲約者安常樂就如出入由之能孔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曰  
大哉問凡學禮而不知其本徒規摹古人之陳跡  
皆不知約者也予志聖門之學邇年來每當日用

居處間常自檢押而放佚驕惰之氣時作因就前人之訓解擇其於禮有所發明者纂爲一編朝夕展讀以自勉且有慨漢宋巨儒論禮各有未當故序其言如此

周禮纂訓序

帝王治天下之道道與法而已矣聖人貴道而不貴法故成爲王者之治後世尚法功利富强之習勝其治流於雜霸是道法者王霸所由分也然去古漸遠人心風俗日漓治勢不得不用法周禮一書可爲善於言法矣大者名物度數細者簿書泉穀米鹽瑣碎之物無不載雖有仁義道德之名其實歸於功利富强故昔人有言讀周禮而知道德功利周孔管商之分在疑似之間信然也或曰周



禮固周公作也不知官不可爲禮且雜以刑名功利昔人已論其非况鄭康成謂周公旣營洛邑作以授成王夫成王未嘗都洛都洛自平王始其時周道已衰諸侯不朝六百里畿封安所得鄉遂都鄙井邑丘甸之法朝覲會同九服時見之禮尤怪世儒以五官錯亂紛紛議改訂夫五官本無錯亂卽改訂豈遂可行如司徒鄉老一職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五百餘人一市中司市官至一百四五十人一商之肆肆長史至二百餘人行此

法也騷擾煩苛民何以堪學者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猥以管商縱橫嚴密之政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有舛迂反疑爲後人錯亂何哉然作是書者去古未遠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學者欲考往古鑒得失此書不爲無助其間馴雅正大可通行者先王之舊也瑣細拘泥煩複不遘情者後人之補綴也有識之士別其是非變通損益未嘗不可爲治乃劉歆王安石諸人以篤信之過而識不足用之竟以名禍亂豈非泥於其法而并失其所爲

法乎先儒以冬官分寄斷周禮非闕又以考工記  
詞氣近先秦戰國斷其非增補即增補亦作周禮  
者有意為之非後人所能予嘗是其言因并錄之  
俟就正明經者參定焉

禮記之書不為無也其間隱微五大而斷其  
其言亦未盡也王侯歸禮文雖言各各皆若若  
書以之於我及於後人皆謂之禮也其書亦  
其書也其書亦未盡也王侯歸禮文雖言各各皆若若  
其書也其書亦未盡也王侯歸禮文雖言各各皆若若

儀禮纂訓序

宋儒欲以儀禮為經割諸禮附之予以為非然虞  
夏殷周之禮因革損益各不相襲以孔子大聖學  
夏商之禮無徵不信而曰吾從周世儒去古愈遠  
乃欲以累代不同之跡通之百世愚且悖矣况儀  
禮固不可為經經者常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之常道三代相因而不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則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故隨時損益代各不同  
夫儀禮非盡先聖之舊後儒纂述成書未及親見

學文堂集  
古人行事故其辭多引記聞參伍本無定見如禮  
行於廟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  
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戶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  
後人測度而不可得然讀書好古之士正欲於不  
可測度中卓立其識令古人制作之精意歷歷有  
會於心卽一拜一揖莫不得其所以然之故而  
不徒執古人之陳跡較同異辨是非爲有得於禮也  
予嘗操是說以讀三禮自恨識薄不能貫穿古人  
之言然實不敢有所比附同者同之異者異之不  
獨以觀古人損益之禮且見古來時代升降不必  
盡同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嗚呼讀書而不知論世狃於訓詁執芻狗  
以爲禮豈足語於明經之數哉鄭康成泥周禮明  
堂位之說補葺之語多附會至如喪服傳解經本  
明允康成又牽強引證反疑傳文爲誤近代儒者  
纂三禮併傳割棄之益不可與言禮矣

序  
夫叔山人陳玉璠賡明著

學文堂文集

序

四書彙解序

善為學者求之于其源而已祭川後海而先河不窮其源無為貴學矣荀子曰不登岱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生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此窮源之說也自周至于今二千餘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

爲家法故自漢以來儒者先後解說作爲傳註有  
功于孔氏甚大然而時代不同意見各出遂有信  
傳而不推經之本義者其有不合寧屈經以從傳  
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至不肯背傳以從經幾幾人  
第知有傳而不知有經此不特不可爲有功于孔  
氏而且爲孔氏罪人豈非昧于窮源之故乎我  
國家以四子書試士而功令一遵朱註明經之  
道信不可易然試思朱子之言何昉乎予嘗于註  
疏諸書反覆之知朱子于中固多所取裁今人但

知朱子而不知漢人所謂不明先河後海之義此  
也然試並漢宋人之言而觀或後人之論多不及  
前人或前人之論反不及後人旣經朱子取裁自  
宜揆之至當乃或有應錄而缺焉者或有與前人  
大戾而究竟前人亦未必盡非者則何也非惟漢  
人卽宋人之說經者亦不一今日第以朱子爲宗  
故多置弗問卽間有採擇亦必有合于朱子者稍  
異則斥之嗟乎聖賢之旨果一人之見可盡乎倘  
今日明經者大合漢宋人之言而折衷以求其至

當則幾矣。蓉江王氏生平著四書彙解一書，凡于漢宋諸儒擇其有合于聖賢之旨者，悉錄而斷以己意。所謂屈經從傳者，斷斷無有可不謂苦心于聖賢者乎？王子固貧士，謀鉞是書行世而無其力，予與同志者廣爲飲助，乃始卒業。予語之曰：子不聞宋時有望氣者，矚千里之外，寶光遙射，以爲必有神物所憑，跡其地則著書家也。子之書知必有望而跡之者矣。

### 讀書叅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則文可毋作矣。古今之文自六經四子書而外，其間有合乎道者，有未合乎道者，要皆並存於天地之間。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知古人未嘗以文爲亟亟，又恐道之在我者，至我而絕，故不得已發之於言，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後世六經四子之書以是也，自有六經四子之書，舉天地間之道，悉包括而無遺，非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

道昭昭然如日星之麗天凡天地鬼神鳥獸草木  
醫藥卜筮一切細碎凌雜之事莫不若燭焰而數  
計然其於文也簡於理也該實以道之所在如是  
而已足也若後世之文人自名家其言浩乎無涯  
似今人反勝於古人不知今人百千萬言而難盡  
者古人已盡於一二言之間是今人之百千萬言  
非有加於古人之一二言若其未合乎道則雖百  
千萬言而無當於古人之一二言楊子曰視日月  
而知衆星之蔑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然則有六

經四子之書凡後人之書皆可以不作而無如作  
者之既已多也則就其間之合乎道與未合乎道  
者考衷而別擇焉固有志者所宜盡心者矣鄭子  
丙星以明道爲已任著讀書叅一書於六經四子  
或就其篇爲篇解或就其節爲節解或就其句爲  
句解要皆攬摭前人之言考衷別擇期於有合乎  
道而止噫若此書者雖百千萬言奚病哉漢代有  
大政大禮必使諸儒以師之所傳廷對天子稱制  
以決可否今丙星方以明經貢於朝試以素所

條貫者陳之其必有以用丙星者丙星固不僅託諸空言也矣

四書條說序

士君子讀書懷古思有所著述以垂于天下後世皇皇焉窮年皓首冀一當而不可得于是畢然而望憬然而悲以爲凡著書立說苟能成一家之言莫不可傳于異日終不若窮經之學可以發明古聖賢微言奧義而芟除啓闢之功有非可與塵羹土飯爭比數于汗牛充棟之間又思自漢除挾書之禁六經間出學者各守其師說卓然有以自名其家然自毛韓京焦大小戴馬鄭數家而外存者



學文堂集  
寥寥無幾豈皆無徒以傳之耶亦其書之實有不  
足傳者也由此觀之卽窮經猶未必能盡傳立言  
之道固如其難哉今吾于包軒殷子所着四書  
條說一書則必其可傳者矣方今講義行世家殊  
而戶別年異而月新往往拾人餘唾翻頭換面銜  
鬻或競一時而盜襲實爲可耻故其間訛者仍訛  
謬者仍謬未嘗有真知卓識一洗幽憂沉錮之習  
如暗室而與之一燈者至于紛糾錯雜譬之一屋  
散錢無由引繩而縮串此固今日講義之大病而

殷子所痛心疾首欲盡掃而除之者也殷子嘗言  
之矣朱子本先儒而成集註明儒更彙諸說而爲  
大全收羅旣多支蔓亦甚故纂輯不虞其不備正  
慮其不嚴此則以最要者爲歸或翦其繁蕪潤其  
俚俗無嫌語句之變化止取意旨之貫通凡以爲  
嚴也况如蒙引之繁複未除說約之摭摭過侈以  
至筆洞之道脉彥陵之說統邪正雜揉穿鑿紛起  
非取而刪之則其間之貽誤良非淺鮮予以殷子  
之論合之于殷子之書而知其善有三一曰立法

各條立說分合相宜疏觀而肌理必清融會而筋骸必貫一日具眼微言大旨雖不出聖賢語句之中實多得之聖賢語句之外一日運筆單辭剩句片段自存累幅長言剪裁畢具多而非蔓少而必精嗟乎能事至此聖賢尚復有遺義哉殷子少舉博士弟子員會邑人之災棄舉子業一意窮經之學閱十餘寒暑而竟此一編非粗觀淺涉者所能窺其底蘊豈惟並漢代毛韓京焦諸子以傳實可頡頏程朱而並垂于天壤無疑也予向著十三經

解大約取漢唐宋元明諸儒之說而折衷以求其至當其間有合于朱子者亦多不合于朱子者然惟四子書則多宗朱子之說究之于聖賢之旨猶未免扣盤捫籥也視殷子奚啻莛楹哉是爲序時康熙歲次庚午仲夏

中庸章句序

魯論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曰罕  
 言命非夫子故秘之也道在日用而無事乎高遠  
 難知故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又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中庸則多言性命然仲尼實未嘗顯  
 著為言而子思之言性言命則必稱仲尼以實之  
 誠慮學者虛言性命或岐而之他也其時佛氏教  
 尚未入中國聖賢已計其流弊必至於他岐故首  
 揭曰中庸言中庸即以索隱行怪為戒又曰小人

反中庸以爲雖性命之微不越乎中庸之理皆日用平常愚夫婦可與知能使隱怪者流欲虛言性命而有所不許迨後世佛教旣興遂以其言竄入於儒而儒之受惑者貿貿然爭趨之且欲以其言與儒爭勝嗟乎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旣啓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集前聖之大成天地古今之理豈復有未盡畱以待佛不過乘吾聖遠經殘假托依附故爲微幻廣渺不可稽索之言以欺天下凡其言之近理者皆竊吾儒所有其所竊

又不能無毫釐千里之辨先儒有云儒於喜怒哀樂之發順而達之佛於喜怒哀樂之發逆而銷之其銷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而後已嗚呼此非虛言性命索隱行怪者乎中之爲名自堯舜以來相傳而庸則仲尼始著子思復益之曰中和和與庸交相發而程子不易謂庸其說未當易變也一闔一闢之謂變不易不變不可謂中不中安可謂庸仲尼立教之旨欲人從庸以求中蓋離庸求中必至隱怪是故學者苟有得乎中庸

之義而數十篇之書可一以貫之大學中庸向列  
禮記中程朱取別爲一書故篇中往往言禮求中  
庸者能求之於禮如孔子之言約禮顏子之克己  
復禮則中庸之始於戒慎恐懼終於篤恭天下平  
胥在是矣

論語直解序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爲魯論語自齊爲齊論語  
二家最先出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壁又得古論  
語今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多問王知道  
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二有兩子張篇  
惟此爲異古聖賢之道見於經者旣詳且備而論  
語一書孔子尤能會通古聖賢之言擇其最親切  
簡易者著之以爲教是故語上不遺下語近不遺  
遠隨人智愚賢不肖取之而各足然古聖賢多言

性而論語不言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三十篇首言學習蓋慮人不學習則疑性爲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是雖不言性而教人治性之功莫如此書若禱祀卜筮之類詩書所載不一文武周公已信其說而孔子一主民義惟子臣弟友言行居處盡其尋常日用之事即可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怪力亂神不語命與仁罕言禱則曰丘之禱久臧文仲居蔡則曰何如其智門弟子問死則曰未知生問鬼神則曰事人無非以親切易

簡之理教人而未嘗語人以高遠難行及幽渺不可知之數也昔人有言論語乃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悟所爲通非如今日經生家習章句明大義已也必深思乎聖人立言之旨見之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教人原不徒以文爲尚學者苟見爲高遠難行或有幽渺不可知之數猶可諉曰難行乃皆尋常日用人人可以自勉而可以難行諉哉漢魏諸家訓詁膚淺不足觀朱元晦集註可謂有功

聖人議者猶以爲未盡聖人之旨然學者能見之躬行則箋註之得失皆可置不問予訂直解喜其大旨明暢足爲元晦功臣若躬行之故則存乎讀是書者自勉焉而已

孟子章句序

時至戰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鄒衍鬼谷公孫龍  
輦簧鼓其言不可勝聽孟子生當其時獨能守仁  
義性善之說發明孔子教人之旨謂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願學私淑其識量固已度越庸衆故昔人  
以爲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信然也或曰當時富強  
相競成風使齊梁之君不爲富強亦非達世故者  
孟子思効用齊梁而言惟仁義宜乎不能信用不  
知聖賢於治亂得失之故論理不論事論久遠不

論且夕論其大經大法人人可行不以私智小慧  
貽誤天下後世竊怪當日謀臣策士非富強不尚  
皆薄仁義爲迂談宜七國享國長久乃不旋踵以  
滅所爲謀臣策士莫不以爲國之罪人獨孟子仁  
義之說常伸於天地之間後世人主能用之以爲  
治莫不蹶興否則敗亾且速於七國然觀其時韋  
布之勢重機智相傾以伉禮王公爲盛節孟子獨  
以道自處既不與庸衆人爲伍又非挾仁義之說  
高以自命其進說於人主恆和而有則因勢利導

委曲以冀其道之行如於園固臺池鳥獸以及好  
色好貨皆無不可緣以立說其究也必期於格君  
之非後已非若小丈夫道有不合則媿媿然怒而  
莫之告也若夫性善之論原於孔子孔子贊易曰  
繼之者性成之者善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孟子因其言  
以故言性又言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與繼善成性  
大本達道之旨合荀卿自謂知道而性惡之論謬  
於聖人豈非孟子所深惡而痛絕者哉秦漢以來



知尊孟子者莫如韓愈以爲上接堯舜禹湯文武  
孔子之傳若司馬遷以孟子與慎到淳于髡荀卿  
墨翟諸人同傳已爲失倫敘孟子事復寥寥數語  
而以騶衍贅之又云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大王  
去邠今七篇中無梁伐趙事去邠本告滕文公語  
遷史牴牾大畧如此因附述之爲讀史者告焉

孟子講義彙纂序

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山魯有  
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肇子輿豈偶然哉昔  
孟僖子死使其子學禮于孔子其後懿子敬叔並  
師事仲尼而敬叔遂爲聖門高弟至孟公宜娶仇  
氏而生子輿然其學歷秦漢魏晉唐先後五季無  
宗者至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求其墓于  
鄒之四基山建廟立碑泰山孫明復爲之記自是  
以後金元代相崇尚至于明孟之于孔不啻長庚

于二曜矣且當時諸儒互有指摘如王充刺孟馮  
休刪孟司馬公疑孟李泰伯非孟晁以道詆孟黃  
次伋評孟說人人殊惟揚雄趙岐韓愈相繼表章  
而其道尚未大行于天下千餘年後至宋明而始  
昌豈非聖賢之道歷久而彌光乎吾觀戰國之士  
所爲傾危構禍者不一解紛息爭者亦不一至若  
白起論兵形吳起規恃險真良將之言也豫讓吞  
炭入宮王孫賈袒肩呼市固烈士之行也墨翟重  
繭不辭南文子憂形于色亦貞臣謀國之忠也又

若亡羊之論桑雍之諭夢竈之詞黑衣之請寧非  
所稱法言異語乎而總無有如孟子之言仁義者  
孟子遊事齊梁之主相與正言仁義者不具論卽  
問至好貨好色亦必委曲而以仁義歸之當時非  
不笑其迂闊門弟子疑其不稍枉以求直而其說  
卒不可奪後世韓愈作大醇小疵之論若有取乎  
荀揚以荀揚之尊孔孟也不知揚之尊孔孟似矣  
荀子尊孔而以仲尼子弓並稱于子思孟子則又  
罪之烏在其尊孔孟也或曰荀子去孔子僅百餘

學文堂集  
歲于孟子爲同時荀子氣象與孟子埒孟子談仁  
義荀子亦談仁義孟子辨王霸荀子亦辨王霸言  
未嘗不同而性惡禮僞遂不可爲訓是荀實孟氏  
罪人昌黎之言有未當也善乎宋孫奭曰孟子聞  
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  
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故吾謂自古以來推尊孟  
子者首趙岐次孫奭二子未及祀之先儒識者以  
爲有遺憾今張子彙纂一書出人知尊孟者並岐  
奭而三其功顧小哉

大學衍義序

吾儒之學孰有大于窮經哉丘索之書可黜諸子  
百家之說可刪而經不可一日廢乃誕妄者流好  
爲著書僭經而經不因僭而亡擬經而經不以擬  
而亂爲異同以惑經而經不因異同而晦若是者  
皆經之罪人也有志明經之士恒就經義推詳之  
明體以達用窮源而溯流求其有益于天下國家  
身心性命之故則其爲功也大矣如大學一書自  
漢以來尚雜禮記之中至宋程氏始爲之表彰朱

氏始爲之章句至今列之學宮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迨其後西山真氏衍之瓊山丘氏又補之按西山衍義始言三綱帝王爲學之要也治之序也次列四目則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爲格致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爲誠正之要謹言動正威儀爲修身之要重配匹察內治定國本教戚屬爲齊家之要凡此皆廣章句之義而發明之可謂約而該矣而瓊山之續格致則曰察理欲炳治亂續治平則曰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秩祭祀

備規制明禮樂崇教化慎刑憲修武備禦彞狄成功化凡此皆補西山之缺而大學之義其全矣乎雖然真氏之止于修齊非有所遺丘氏之極于治平非有所溢蓋聖賢之道包括無遺合內外徹始終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善學者融會而貫通未嘗不可卽一以概全由本以該末傳註且可不設何況又從而衍之又從而續之而無如士君子訓世覺民之意惓惓靡盡不得已而有言不得已而言之喋喋又況名臣賢相入告我后

其致君堯舜之誠引古人以爲龜鑑較經生又非  
可同日語者哉而議者猶以西山之書凡官府內  
外莫不具舉而獨缺宦官瓊山亦踵之未免並譏  
于後日使兩先生歷指奄寺危亡之覆轍明著于  
篇俾人主悚然知懼則梁師成童貫劉瑾魏忠賢  
之流何至釀禍于宋明之世哉雖然兩先生于君  
子小人之際辨之甚嚴奄寺者小人也雖不明著  
奄寺之名而奄寺之情形未嘗不雜見于小人之  
內嗚呼此亦兩先生之不得已也

### 握奇經序

風后握奇圖云初受之天神佐黃帝破蚩尤于涿  
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其後太公增填之漢武帝  
令丞相公孫弘教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輔少  
主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  
今夔州之南北崖沙中累石是也桓温伐蜀路由  
之僚佐莫能識温曰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  
羌依八陣法且戰且行誅斬萬計遂復涼州由此  
觀之八陣之用彰彰矣唐李筌所載八陣圖配四

正四奇之位於八卦及觀握奇經義則簽說殊乖  
本文經曰天地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天地後軸  
爲龍飛雲爲鳥翔天地風雲之日變之則爲龍虎  
蛇鳥之名所謂奇亦爲正正亦爲奇實陣法之始  
也高氏曰奇讀如奇偶之奇尤可與易準武侯八  
陣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六十  
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  
之統爾然觀太公武韜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  
陣此固出于握奇而又有入陣出于天地之外者

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八陣圖記有曰  
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  
勝作爲陣圖秘術神機亘古莫及此之謂也大抵  
黃帝所受于天之神機能旋轉乾坤驅役百靈救  
大災除大患神禹得之以治水太公得之以興周  
留侯武侯得之以扶漢禹與姜得其全者也張與  
諸葛得其半者也子房未嘗特將孔明兼將相之  
權而未竟其用此後如唐李靖宋趙普明劉基不  
過得其一二已成開國之勳至于公孫弘之所講

求馬隆輩之所師法皆皮毛是取而精髓不存然猶足威天下震絕域何況精微之用乎總之陣法雖多其要在天時地利人和三者而人和爲先善用兵者合千萬人之心爲一心故使三軍之衆如一人陣者所以合之之法也金鼓旌麾一其耳目進退分變一其手足信賞必罰一其心志尤在結之以恩投醪挾纊人人樂爲之死故孫子曰雖赴水火可矣可以赴水火非和而能之乎嗚呼豈詐力詭謀者所能致哉

離騷經序

生千百世後而慨想乎千百世以上之人如屈子靈均者雖田夫巷婦無不知其沉汨羅之爲忠也然而能讀其書者寡矣讀其書而能論其世者益寡矣予嘗閱戰國文其間縱橫短長左右傾側若儀秦衍軫輩偷爲一切遊談之習朝而秦暮而楚禮義廉耻漸沒殆盡嗟乎是豈必待五季之衰而後爲人心風俗壞亂之極哉靈均生于其時事闇主遭讒逐効龍比之節羞與策士伍殆所謂出汚

泥而不滓者耶靈均實聖人之徒而離騷乃古賢人之書也予幼讀是書未能窺其堂與近復取而涵詠之而後知其旨正而不詭也其義嚴而不謹也其文委折而不迫驟也其體春容而不狹露也得其旨究其義詳其文辨其體則所爲離騷者豈非六經之亞乎哉且戰國之文劉向所定凡三十三篇累累數十萬餘言其間無片語及靈均者則信乎靈均之于遊談辨論家猶冰炭水火之不相入而亦非遊談辨論者可與較短長議得失也方

戰國時天下非一主以靈均之才使其翱翔上國疇不以賓師尊之而顧終身鬱伊以宗臣自誓葬江魚之腹而不悔此其所守爲何如昔人謂三仁去而殷墟予亦謂靈均放而楚亡斷斷然耳夫靈均固仁者也其在當日非徒獨爲君子亦將以挽頽趨而式末俗觀其漁父辭曰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其不能忘情于天下也審矣寧僅爲是憤時嫉俗之詞已耶人之讀是書者第視爲憤時嫉俗之詞非真知靈均者予故序以告之



如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序

莊子用世才也其書用世書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負經濟大業如藏器于身苟韜之不密胸臆內差有未降之氣則吾意所至而人備焉吾意所不至而人逆焉淺矣深心大力者不然遽瑗之教顏闔也先與之為嬰兒為無畦町為無崖而後達于無疵則在我操不厚之必而徐以待其間之自開入不入之權由吾掌握莊子生于周末四顧躊躇無間可入不得已卷而懷焉所

云善刀而藏之蓋自況也豈真爲庖丁解牛發哉  
同時惠子者以堅白鳴自負其才足以用世視莊  
生爲迂闊若曰我雖小實有用汝雖大實無用莊  
子設爲大瓠大樗二喻以見我之大非大而無當  
乃大而有用者然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  
之用蓋有用之用其用小無用之用其用大有用  
之用其用拘無用之用其用化莊子用世之心勃  
勃然不肯磨滅但不輕于一試所爲無用之用大  
且化也乃古今人遂以遺世目之豈知莊子者與

不然者業已吐棄事物弁髦人倫猶必舉說衛使  
齊傅太子諄諄以告世謂遺世者然哉至觀其應  
帝王篇而益可知矣其意以治天下者當行所無  
事而已不尸故無擾若以我治天下則我爲感而  
天下爲應以天下治天下則天下爲感而我爲應  
齧缺四問王倪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人心中  
空洞無物愚明皆所不受無形無體何思何慮卽  
欲擾之亦無所庸其擾蓋民之難治者以其智多  
而上復以智相角也故首以四不知警用智者觀

于後世人主喜刻覈事紛更而民日以病世日益以多故惟蓋公善黃老之學與民休息而齊以大治此非有得于莊生之說者耶要而論之學問之妙在乎集虛凡兩實不能相入惟虛則靜靜則與世無爭實則動動則囂然紛紜而我與世各不安其分此又非用智者之炯鑒乎使莊生有用世之權此其道必若探諸囊而出之何難返斯世于黃農虞夏之盛奈何鬱鬱以無用老也予讀其書有得乎其故爲舉其大凡而序之如此

### 武經序

易詩書禮春秋五者皆聖人之言也卽不盡爲聖人之言亦皆聖人所刪定故名經若武經者胡爲乎經哉然五經之大也如天之覆如地之載於天地間之事物無不包舉後人卽其一事一物而釋之而推廣之能不悖乎經者雖不敢列乎經而亦未嘗不可以名經武經兵書也五經所載言兵事者不一武經或本其意爲言或卽其意而變通之故自漢以來序次兵法百八十有二家削而存者

三十五家總無出孫子正合奇勝諸法武經所以尊于後世而不知其皆有所本而善變也傳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故兵不在書非不在書也不可執乎書也古今事勢不同形險亦異徒習古兵法而不知變以致敗者往往而有此孫子所以必變於古法者勢也昔員半千及第上問天陣地陣人陣之名半千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背向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

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半千者所爲知變者也  
能法孫子之意者也廉頗藺相如謂趙括徒能讀父傳而不知變其父曰兵死地也括易言之以是知其必敗若括者所爲不知變者也不能法孫子之意者也今之讀武經者執武經而欲用之以爲兵之道在是嗚呼豈盡然哉今日武科試士類以武經命題武經旣見重於世余恐讀武經者祇視爲博取功名之具不思實有以致其用故因坊人

學文堂集  
之請而以善變之說進焉

前後北史序

北史作于李百藥自拓拔氏至宇文三百年事耳  
苟有人自三代以降及元代而上輯北方之勝負  
強弱別爲一書其國祚興亡是非臧否必有可觀  
者予因取張天如紀事本末及北盟會編諸書合  
而觀之覺千古如在目前後簡元文得許衡立國  
規模論其言似已先我爲之然不過爲元一代發  
也其畧曰北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  
帝一百七十一年遼耶律氏改劉氏都臨潢徙無

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年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  
九帝一百一十八年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  
十五年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前燕慕  
容皝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前秦苻堅都長  
安五主四十四年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  
年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南涼禿髮烏  
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西秦乞伏仁國據金城四  
主四十七年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  
年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國家仍處

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  
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  
就此而言可知魯齊之治法與史法兼擅其長予  
廣其意撮自漢及元二十一史之論斷而先之以  
氏族所由始使人知從考次自黃帝裔至晉爲前  
北史自唐以下爲後北史俾讀史者于前後數十  
百年之興廢一目了然了是魯齊用其畧而予用其  
詳也嗟乎南北亦何嘗之有視乎其主之賢不賢  
耳主之不賢者無論其間或能以智力爭城畧地

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或能屈志協力以收將  
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得民心而固邦本此亦  
南北俱無足取者有志論古之士反覆予編知必  
有掩卷長太息或可與魯齋之用心同不汨沒于  
千古乎

續唐書序

予妹婿岳子惟洛嘗讀五代史嘆歐公知五代之  
爲五代不知五代始終一唐蓋唐滅而李存勗後  
唐可繼唐後唐滅而李昇南唐可繼後唐因作續  
唐書若干卷乞予爲序予按之以唐莊宗天祐五  
年續唐莊宗天祐四年至廢帝清泰三年終以南  
唐李昇昇元二年續後唐廢帝清泰三年至後主  
顯德八年終凡諸國吳越楚閩未建號以前俱用  
天祐年號紀元以後唐南唐七帝爲之統岳子之

言曰昔司馬溫公帝魏寇蜀後人譏其不識王霸之辨朱子綱目大書昭烈章武元年卽皇帝位至于今稱之今以三國較蜀與南唐孰大魏與四代孰大蜀不如南唐綱目尚尊之四代不如魏何不可卑四代而尊唐也或者疑之以爲朱溫僭位存勗猶稱晉王從珂旣剪李昇疑未建國岳子又曰唐亡於天祐四年而存勗仍奉天祐之五年是晉雖王而元未改以天祐承天祐存勗依然唐正朔也後唐於僞晉天福元年十二月亡南唐卽於天

福二年正月建國十月卽皇帝位則以南唐昇元元年而承從珂清泰三年歲無虛位巧合天成是以唐承唐李昇不亦依然唐統系乎予嘆曰古今文人竭其才力以成一書莫不各有卓然之識古人已然之論而我亦以爲然則古人有言無待于我惟古人已然之論而我斷其未必然則雖未必然之事後世未嘗不因我而信其當然歐公之論五代曰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桀紂不



待貶其王而萬世共惡者此歐公所爲書意主乎  
傳實而無事乎尊唐也岳子變歐公之論以爲五  
代始終一唐其言雖創而別其名號按其紀年固  
不必泥于綱目之書昭烈其說不可不存于天地  
之間所爲古人未必然而我斷其當然者夫南唐  
後唐之可以繼唐不可以繼唐姑不必辨而前有  
歐公之史以傳其實後有岳子之史以正其名名  
與實之間非有不可偏廢者乎按史例帝紀后妃  
外凡三後唐諸臣多武烈南唐諸臣多文譽作諸

臣列傳十卷諸臣於五代顯名而曾放唐進士仕  
唐則有馮道趙鳳諸人作諸臣雜傳二卷等朱溫  
石敬瑭劉知遠郭榮四代於列國如吳越楚蜀例  
共十三國其臣如王彥章桑維翰徐溫輩功不可  
泯爰附傳本國後作列國世家十三卷

學文堂文集

序

韓昌黎集選序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著

世之論唐宋大家者曰廬陵沉湎昌黎然其為文  
 僅能竊法耳不能竊其無法之法昌黎憑空結想  
 不必盡合于法而無非法之所在廬陵豈有是哉  
 眉山觸事風生如蜃樓海市變幻莫測可稱神似  
 然擇取之正淳蓄之深鍛鍊之精雄厚高鬱抑又

非匹大約韓之文天人兼者也歐饒于學蘇裕于才各有其至者柳州錚錚欲與之敵而規模少隘矣嗚呼此昌黎之所以獨絕也而不盡然從來能爲文章者未有不本于氣節而傳唐之佛教溺惑甚矣昌黎力辨其非而獨持仁義之說迨天子迎佛骨于宮禁公卿士庶趨走如狂乃痛切上書官可貶身可謫刀鋸可不避而其說終不可破由此觀之其氣節爲何如況當日從昌黎游者不過張籍皇甫湜數人其爲仁義猶韓氏之私言耳卒能

以其言達之天子播之海內使天下後世咸信其學術如是甚正所爲迴狂瀾于旣倒者非乎昔戰國之世言富強功利者徧天下孟子獨言仁義非不知富強功利之必合仁義之必不合也不如是則無以明吾學之不惑于世觀于游事齊梁間其主問利問好色好貨正言之曲言之無不歸于仁義乃止寧使時王笑爲迂濶門弟子疑其不稍枉以求直而其說終不可奪故不特一時宗之天下後世皆宗之然則昌黎非善學子輿者乎嗟乎昌

學文堂集  
黎之文所謂起八代之衰者也乃當日仰之者半  
非笑之者半後百五十年得歐陽永叔而始著嗟  
乎文章顯晦固有其時昌黎且然況其他哉予幼  
好讀昌黎文近又手抄其尤精者朝夕諷誦殷仲  
堪謂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予于昌黎  
亦云

李杜合編序

李杜二家詩自唐宋至今論者不一尊李者謂杜  
尊杜者謂李謂李則曰未知律謂杜則曰村夫子  
惟司空圖各相推許曰杜詩聖李詩仙而嚴羽亦  
云李杜正不當優劣李有一二妙處杜不能道杜  
有一二妙處李不能作子美遜太白之飄逸太白  
遜子美之沉鬱其言似矣王弼州祖其說謂太白  
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爲貴咏之使人飄  
飄欲仙者李也使人慷慨激烈歛歛欲絕者杜也

此仙聖之分乎予觀近世誦李者少誦杜者多遂流爲雲間習氣雲間之誦杜者一日太盡一日取材無擇一日比興少而直叙多不知天下之事有利用擇者無忌選兵八萬馬隆募士三千是也亦有不用擇者太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是也若古人之好盡莫如司馬遷等而上之莫如孟子執五經論語之法以繩之則二子者誠無所辭其罪矣而豈其然至云比興少者以古詩言之乎以近體言之乎若以古詩言則少陵固不必以五古

見長以近體言則虛實相生情景相發其爲比興也多矣三百篇詩之源也不知六義不必與言詩知六義而泥而不通則韋孟之諷諫不如曹氏之朔風束皙之補亡不如嵇康之入軍也然乎否乎又見雲間之論曰王摩詰盛唐楷模可以壓倒少陵少陵之放不如摩詰之歛歛難于放故勝予謂少陵自大摩詰自精譬之馬一安車行百餘里一跣蹠而千里千里者勝乎安車者勝乎固不待再計而決者自宋以來師法少陵如高子勉晁叔用

學文堂集  
狄元規唐彥謙黃亞夫謝師厚陳簡齋楊誠齋曾  
茶山李南金周德卿趙廷來之徒其見于山谷后  
山後邨南村之評議者甚多近錢虞山謂形神俱  
肖少陵復生者宋惟蘇子瞻元惟元裕之究之諸  
君之詩亦未必盡似少陵而其尊少陵之意則固  
不可泯沒而予亦願附諸君之末度幾知所節法  
云爾

杜詩論文序

少陵詩既重於天下由是人之註杜者競起有編  
年有敘體有分類有疏有箋有說有條紀訓解宋  
蔡夢弼作草堂詩箋述引用姓氏自歐陽永叔宋  
子京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而外又得呂  
祖謙等二十餘家若元明至今益不可勝數少陵  
之詩幾無遺義予獨謂諸家以穿鑿附會爲少陵  
之罪人往往而有人之稱少陵者莫不曰一飯不  
忘君也乃以不忘君之故凡於登臨贈答鳥獸蟲

魚艸木之屬支離牽合如朽鑿之不相入其義稍  
晦者又必指曰若譏宮庭刺藩鎮幾幾乎少陵之  
詩非此無作夫詩以發其性情之不容已時乎君  
父時乎不必君父苟悉以忠君愛國爲足尙則三  
百篇可不錄鳥獸草木男女贈答諸詩豈不可怪  
也哉且夫作者旣遠非盡意之所能逆孔子曰多  
聞闕疑是疑者聖人所不諱何獨註杜之家必求  
無疑義後止考據失實輒以誕詭相加紛紜雜沓  
莫可窮詰識者固已非笑之嗟乎少陵之詩其精

氣光怪常薄於天地而漸漬於人心不因有疏箋  
註解加尊特以穿鑿附會之故幾使作者之旨至  
於磨滅少陵雖亡察其心必甚恨今吳子齊賢之  
爲論文不事鈎棘據詩意條貫之嫋嫋成文得解  
而不解不解而解之妙學者了然心目知少陵之  
詩本如是從此掃諸家支離牽合之病如迷者之  
得路然則齊賢於少陵其遇合之故豈偶然者哉  
酈道元作水經註能自成一家言其他則推三國  
志世說新語二註世所稱三註是也數百年後始

得杜詩註與之頡頏才人之難得固如是乎齊賢  
生貴胄能刻苦讀書又嘗作史記論文若干卷將  
繼杜詩問世謬以予爲文屬數言弁首因不辭而  
爲序

李衛公望江南序

唐李衛公自序云靖自黃帝爲始至于漢晉選纂  
類聚作詞七百餘首目之曰望江南使學者習而  
歌之一旦應兆信口而知釋其衆疑以成大功所  
謂以戰止戰道不出此予讀之歎曰陣法始于軒  
轅三代以至春秋咸用之孫子以教吳宮美人進  
退皆中規矩非陣法乎韓淮陰背水立陣亦握奇  
遺制至武侯神明其法變爲入陣冠絕古今衛公  
六花十二辰總不越風后孔明之旨今觀其望江



南諸詞神機秘畧畢露于茲語云陣法妙用緩則從門急則從神神哉神哉非衛公曷足語此獨怪南宋岳少保好野戰以寡擊衆所向無敵于是世之庸將視陣圖若贅瘤而中樞大臣亦不復以陣法殿最將士遂使天下無節制之師兵法大壞良可歎也夫有忠武之背嵬軍而後可以野戰岳氏蓋深得鍊銳之術者也昔武王伐商有虎賁三千人牧野之師甚盛三千者特周之精銳耳故管子云得鍊銳三千可橫行天下若背嵬所以鍊銳史

冊無聞大約以八百人而破十萬衆尚可以陣法拘牽之乎若夫忠武之正兵原弗廢紀律也兀术嘗云撼山嶽易撼岳家軍難可見背嵬乃所出之奇兵也予嘗攷古今陣圖而詳說之使後之壯猷元老兼行並用以大軍習武侯之八陣壁壘精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選鋒成忠武之背嵬疾馳突擊如雷電鬼神莫可測度而總不越望江南詞得之衛公又云善用兵者以謀爲主以情爲用謀者事之原而情者機之動也由此觀之明

于謀與情之要可以爲八陣可以爲背嵬不明于  
謀與情之要爲八陣而亦敗爲背嵬而亦敗是以  
古文握機論正陣之體行文握機論變陣之用謀  
與情其體也事與機其用也體用之間成敗存亡  
變易俄頃卽潛九地動九天背孤擊虛演禽制伏  
總緒餘耳予故願世之讀望江南者知風后武侯  
精意所存則折衝千里豈小補哉

蘇子瞻集序

嘗論文章之病爲駑緩爲拘攣爲臃腫爲纖靡爲  
僻澁要皆由于氣不足氣之充者自無此數者之  
病戰國揚其風西京振其緒諸子百家供其指使  
唐興惟韓退之一人而已至宋則有蘇明允明允  
未能爲韓氣則似之大約如注海赴壑極其喧厯  
然未始汎濫無收故莫不動中程度長公才勝于  
父誌稱其焚所作文輟筆精思者七八年待其可  
而後出之積旣深厚如龍之蟄而待奮故宜有破

山裂石之勢與子瞻常與陳季常論文曰某獨不  
曾讀華嚴經耳季常指魚魀冠曰請擬華嚴經頌  
之子瞻索筆疾書不易一字子由言少年習制舉  
與先兄相後先自黃州以後乃步步趕不上其爲  
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  
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  
悟實相叅之孔老博辨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  
已前得之于莊黃州已後得之于釋錢虞山篤信  
此言且以爲不特魀冠頌之爲華嚴而他文之皆

華嚴予以爲未必然大凡才大之人何不可爲使  
必有意摹擬則吾之才反爲所拘窒而不得行乎  
所不得不行故偶而莊則莊矣偶而華嚴則華嚴  
矣偶而史漢百家則史漢百家矣然其下筆時未  
嘗預辨一史漢百家及莊與華嚴在意中也譬之  
善奕者按譜布算盡得其遠近先後攻守進退之  
法無往不勝一日更有善奕者當之于閒中漫下  
數子若非譜之所有傍觀者不知其意指云何已  
而轉變百出隨處環應始覺前此漫下之子各極

學文堂集  
其妙而向之稱善奕者累敗因歛手問曰子別見  
譜乎不學譜乎勝者曰奕何能不學譜吾之所學  
亦不過爾之所學也特爾求譜于譜之中我求譜  
于譜之外故未嘗有意合譜而無非譜之制勝者  
子瞻之爲文亦猶是也而謂必學莊子必學華嚴  
豈非易測子瞻哉吾故知子瞻必不爾也因爲之  
書其簡端子瞻有知當以予爲知言矣

蓑衣真人遺草序

真人姓何名中立淮安海州人生宋孝宗時避亂  
寓蘇州一日歸倏顛狂久而益甚家人恐累及潛  
匿他郡真人不追問丐食以蓑蔽身偶遊妙嚴寺  
臨池見影忽大悟適逢二道士引至黃山得所指  
受返蘇居圓妙觀中日夕披蓑與至信口吟詩或  
團泥或弄水晝夜不寐久之月不食不饑有時啖  
肉數十斤但不飲酒遇大寒出則敲冰以洗其簑  
歸而挂于樹坐雪中雪不積氣蓬蓬然或求醫摘

蓑莖與之輒愈有以其蓑莖緘于器者啓視忽成  
兩紅花鮮艷甚由是羣號蓑衣真人殿圮衆白求  
募笑曰明午有施主來屆期果孝宗遣使至賜緡  
萬曾見夢孝宗簑而弔月餘皇后太子崩一日孝  
宗默禱遣璫問真人對曰有中國卽有四裔璫歸  
奏孝宗喜嘆曰先生通朕神矣賜號通神先生嘗  
以衣一襲寄郭氏曰我化以此殮臨終果索衣而  
逝遺詩一卷有云滿眼紅光花又新年年香散玉  
樓春時人笑我顛狂漢我更顛狂笑殺人又云活

得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教雙合眼別是一山川  
又云寥寥香散綠沉風野地清光有幾逢買得西  
廳今夜月這回認取主人翁其見道大略如此姑  
蘇王子安萬紀其事并錄其詩刻板流布予見而  
異之因嘆真人姓氏埋沒數百年其詩亦未嘗流  
傳人世今得王子而人與詩俱大著嗟乎顯晦固  
有其時卽神仙亦不能強而致然後知人苟有可  
傳之實雖時久代湮其菁華必不肯銷歇又何必  
神仙爲然哉

北盟會編序

曹孟德曰予非具四目兩口也但更事多耳草野寒酸何足更事此卽孟夫子知人論世之說也但所云更事必從史傳中閱歷而後得之二十一年史不能盡讀然苟朝夕讀之無間則一二年而可畢既畢之後徐涉旁史其間有合于正史有不合于正史有遜于正史有反愈于正史一以吾之識爲斷如是而史學無餘憾矣雖然宋元之事近事也學者尚不能知其一二而好談三代秦漢何哉元

自正史外止有庚申外紀草木子輟耕錄諸書尚  
可悉讀宋正史外紀載不一而足而北盟會編一  
書卷帙尤浩如烟海學者多不能見見亦不能卒  
業當時輯于徐君夢莘引用諸書不下二百餘種  
起政和七年終紹興三十二年事俱非正史所有  
卽有之亦多參差不同蓋有正史不可無此編核  
而論之似正史尚畧而此編猶詳正史尚多可疑  
而此編反多可信也昔汴梁王損仲以宋史繁漏  
譌雜別爲編纂編纂甫竟稿忽沉于河決苕溪潘

昭度曾爲抄錄亦未審尚存與否予嘗欲取宋史  
大加刪潤而以此編及東都事畧參考之訂正之  
以成一代信史自揣才識寡陋有志而未逮爲可  
深憾夫經書者譬之脉經也史傳者譬之方藥也  
元醫羅謙甫曰饒你讀書王叔和不如我見得病  
症多此語雖俚可以喻大蓋千百代之病症皆在  
史傳中苟見之不多何以隨症發藥况宋時之病  
症更極奇而極變者乎善乎錢氏之言曰熙寧之  
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症執古方以治病

者也紹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如何而強投以烏頭狼毒之劑則見其立斃而已矣吾是以反覆此編而不置以求如孟德所云更事者然而愧未能也姑爲之序云爾

道學編序

蠓蜓不可以笑龜龍鬼燐不可以訾日月涓滴不可以擬江河何則其量有甚殊也若執蠓蜓而笑龜龍挾鬼燐而訾日月挹涓滴而擬江河則其不知量也甚矣而世之議者猶然蹈之彼其蹈之則非蠓蜓鬼燐涓滴之過也蠓蜓亦未始非物鬼燐亦未始非明涓滴亦未始非水但執蠓蜓者不自知其爲蠓蜓挾鬼燐者不自知其爲鬼燐挹涓滴者不自知其爲涓滴將復恃其至小而妄思抗大



是故非蠮螋鬼燐涓滴之過而執之挾之挹之者  
之過也夫蠮螋鬼燐涓滴是亦世之所有而其類  
固未嘗絕也今之曲學小藝世未嘗絕使彼安于  
曲學小藝猶之可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彼但安于曲學小  
藝則縱不能致遠而猶有可觀君子亦不深責之  
而無如徇乎小道不自知已之量妄思以已之學  
與聖人之學抗抗之不得于是詭爲附會而曰我  
之學如是聖人之學亦如是此援儒入墨推墨附

儒所由來也由是言之學之邪由于見之小其見  
小故其立念私立念私故其議論偏議論偏則又  
自疑其偏恐其偏之易于爲世所屈也于是盡舉  
夫誕妄不經之說以文之至誕妄之說行而其爲  
邪也滋甚矣予故謂小道卽邪道且夫所謂邪道  
者非異于吾教之爲邪也卽吾教之中而旁門別  
戶皆謂之邪夫學宗孔孟亦何必有紛岐錯出之  
旨卽如定靜安慮聖經言之極其周密後世陳白  
沙遂言靜中養出端倪則無所爲知止無所爲定

無所爲安慮而懸空一靜乃墮于虛孟子良知良能之說極其切實而王陽明則言致良知遺能求知不察孝弟之原仁義之本是冥悟也亦流于禪是二說者雖皆依傍聖道不可謂之邪而世之學者乃欲持二子之說求入聖人之門則不至流于旁門別戶不止矣故凡言道者必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龜龍之變化不然其毋乃爲蠅蚋鬼鱗涓滴之所笑乎此道學一編所以有功于學者不淺也

### 學統序

人不學不知道學不知統猶弗學也不知統不知學知統而不知統之有正有不正猶弗知統也嗟乎知學之統在是則知道之統在是矣道之統出於天而歸於聖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道也所以師天下卽所以君天下故堯舜禹湯文武皆君師道合而不可分自此以後則不屬之君而屬之相周公相也能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自此以後則并不屬之相而屬之匹夫孔子匹

夫也能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然自道  
之統在匹夫而世之儒者皆思竊素王之權以學  
術爭能於天下於是有偏全純雜之殊是非邪正  
之異其統遂紛然莫可究詰如是者數百年至戰  
國有孟子而其統又正孟子歿又幾幾無傳至宋  
有朱子而其統又正嗟乎人人可以爲聖賢何以  
千古以來與乎斯道者如此其少譬之崑崙自西  
而東非無高山峻嶺引其脉而傳其派然不能軼  
倫絕羣則混雜於崕嶼蔽翳於林莽者何可勝數

泰華嵩衡聳中天而俯八極然後可以稱尊五嶽  
而爲衆山之長故自孔子而後必稱孟子孟子而  
後必稱周程子而集大成於朱子朱子而後憂憂  
乎難之間嘗俯仰天地上下古今恍然于大道之  
絕續是道也堯舜以來自君而相自相而匹夫天  
運循環斯文未墜至於今仍屬之相無疑矣則我  
孝感 熊夫子是 夫子自爲諸生以迄居相位  
無日不以聖賢自待而一以孔孟爲師著書凡千  
百卷羽翼經傳屏黜僞學旣嚴且正近復集先聖

賢而論定之窮百家而進退之廣搜史冊傳記信  
而可徵者彙成一書名曰學統授予小子讀之玉  
璣少遊 夫子之門深愧觀海難言由今讀是書  
恍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至矣哉閑邪衛道  
之心千百世猶將見之予小子豈能贊一辭乎要  
而論之道之明以德而尊道之行以位而重二帝  
三王之世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德與位并故也孔  
子孟子有德無位故其于道類皆艱難委曲以冀  
行于天下後世而猶有毀議之者苟孔孟位與德

并其尊信更不知何若今 夫子既有其德復有  
其位數十年來道已大行於世豈非以孔孟之不  
能兼者而兼之然 夫子之心則欲然如不能兼

皇皇焉汲汲焉日以世道人心爲慮若欲起孔子  
于二千餘年而與顏曾思孟周程朱諸子于一堂  
而共相告誡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是  
則夫子之意也夫康熙乙丑冬日毘陵門人陳玉  
璣謹序

孝感夫子札

學文堂集  
大序頒到具見衛道之力鴻章典冊卽拙著亦藉以不朽矣但獎許逾量非鄙人所敢當讀之彌增愧汗爾足下文章氣誼表著海內近復潛心正學辦香洛閩名教干城實惟高賢是賴昔昌黎因文見道力挽狂瀾遂蔚爲一代儒宗幸足下益勉爲之無多讓也小刻四種奉覽大序卽當補入以光棗梨權此率覆

表忠紀序

表忠紀凡十卷紀明建文殉難諸臣以迄死義死戰從亡遯跡諸人又載不忠者三人各爲之傳南禮部侍郎錢士升謨予讀之嘆曰昔武王革命順天應人殷祚移而姬曆昌三尺豎子皆能辨之夷齊獨扣馬而諫甘心采薇蕨以死彼未嘗不知大命之有屬夫亦激于義之所不容已耳然而當時夷齊之名亦不甚著歷十二王至春秋孔子始舉而言之曰民到于今稱之以子貢之間尚不知爲

何許人夫子亦僅曰古之賢人而有所不盡言不顯言此與作春秋于哀定之際多微辭何異司馬遷從百世下剏爲列傳而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由是以後夷齊之義共著于後世而弗衰矣明靖難之時諸臣氣愈激而節愈奇較之扣馬之諫抑又甚焉乃實錄所載文多闕畧事多乖謬千百世下能禁其展轉傳訛甚而益甚乎予嘗考之當建文初纘大統顧命諸臣皆高祖簡付之人敦固懿親之成憲具在也乃齊黃諸公輕謀

啓釁湘齊周代岷五國逆節未萌瑕垢屢摘或徒或廢或焚死尋又下詔讓燕而靖難之師以起務得齊黃如鼃錯故事建文英斷不及漢景而諸臣又謾焉決事金川旣入始以誤國莫贖爲言誅戮旣加蔓延無已及乎前軍所指每嚮克捷雖鐵鉉輦竭螳臂之力以當車轍而勢莫能阻諸賢就執之日視死如歸寧負順天應人之舉而不敢忘扣馬之心非惟與夷齊並烈而斷頸絕脰較餓死不尤慘酷乎要之諸臣不死何以成諸臣文皇不殺

諸臣又何以成諸臣之死縱十族之誅不無過惜而諸臣視之勿恤也所可恨者李景隆喪師而後南下茹瑺納欵而後渡江陳瑛脩怨逞毒而後諸臣誅戮無噍類是以當日之稱戎首者瑛也然而始而召瑛者猶光武之封子密卒而誅瑛者猶高帝之斬丁公遐想當時天下重足結舌無敢道諸臣姓氏不十年而黨禁漸解不二十年而詔從寬典稱諸死事爲忠臣迨後建祠卹裔迭有增加至崇禎帝御極復詔禮臣集議予謚海內臣庶無不

額手頌聖祖神孫之德意先後同揆諸賢亦可以無憾矣乎至于建文出亡近牧齋錢氏映碧李氏皆以爲疑今觀紀載程濟等之從亡以及吳江史仲彬事確有可據豈二公未嘗見此書抑故爲此說以欺世也錢公具良史之才旣以表忠亦以誅佞誅佞者卽誅瑛及景隆瑺所謂不忠三人也華袞旣著鈇鉞並隆諸賢在泉下寧不大快哉然而終有不能釋然者建文之年號旣還世未有有年號而無廟號者更無有有廟號而不血食者度死

學文堂集  
難諸賢尚不能瞑目于九原而錢公以宗伯之職  
不難抗疏以請乃未免稍爲顧慮而國浸尋以至  
于亡遂成有明一代缺典故迄今讀是書者猶不  
能無遺憾于此異日望于作史之人發微闡幽所  
以昭大法立大經以正昔日所未正褒往激來之  
道所關詎淺鮮也哉

陳白雲先生詩選序

人生乎今之世而思尚友乎古人讀其書誦其詩  
反復展玩至於漫滅而不能自已至欲起斯人於  
九京相與或歌或泣其不介而孚不謀而合之故  
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予向閱鍾伯敬文集有陳白  
雲先生詩序一章其後獲覩先生詩伏讀三晝夜  
喟然曰是可以見先生之志矣先生窮愁牢落慷  
慨激昂欲出不可欲隱未能悲來填膺悉於詩發  
之去閩粵涉江淮浮沅湘越彭蠡且也罹兵燹挈



妻孥蒙荆棘犯霜露艱難聚散一寓於詩故當時  
或誦其詩者先生輒從旁痛哭語云長歌之悲甚  
於痛哭夫旣以痛哭之不得而寄之於詩復又因  
詩而益增其痛哭是先生之痛哭無已時也先生  
去今不及百年而遺集散逸僅存五言律數百首  
嗟乎先生之志在是矣予困頓類于先生予之詩  
抑鬱無聊亦多類于先生恨不能起先生而共痛  
哭之也

鄒南臯先生集略代序

古人有所謂三不朽者而歐陽公推明其說以爲  
脩於身不施于事可也施於事不見於言可也若  
夫德之與功旣已顯赫昭著矣於是乎後世之人  
相與想像其風采節槩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終  
以不可得見爲恨則務得其嘉言懿訓遺留于殘  
編斷簡者爲之反復歌誦而不能自己由此觀之  
立言之所係顧不重與吉水鄒南臯先生自以進  
士劾權相拜杖濱死投荒六年以至爲諫官爲吏

部三仕三已百折不回晚乃摠憲內臺益以得行其道爲已任終見扼於宵小而罷凡先生所謂偉識鴻度大節特立之概雖歷千百世下聞其事者猶恍然如見其爲人故當時奏議之所傳雖窮山幽谷咸樂得其言語而稱誦之然人知先生之嚴氣正性爲朱雲汲黯之流而不知先生之學問其所得于程朱者爲尤純也惟先生以講學明道爲修德建功之本故其發于言語文章者率皆渾厚質直光明俊偉其於道德仁義綱常名教之指歸

一如布帛之被于身菽粟之宜于口衝臆肆口本乎已意所欲然而未常思有立言之名然而遺文之見于著述者凡一時之正人君子旣已贊叙而共識之又恐其遲久散佚而後世之人徒爲徬徨追慕於其間於是其門人曾君爲之叢錄其大且要者名曰集略以廣其傳卽公之所以爲不朽者固不恃乎此而因是以得其學問精微之所在誠舍此無由矣昔伊川先生在日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請質伊川曰某在何必讀此

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今曾君爲先生之高弟旣得向日之心傳而又以其耳聞目見者編摩採擇將以垂世而行遠焉嗟乎先生往矣後世何可不讀此書則曾君羽翼師道之功不亦偉哉

劉文烈公全集序

劉文烈公集十二卷蓋當公殉難時僕人王輅于悠倥之際護取而出之者也嗟乎天不忍斯文之磨滅而假手僕人雖其中不無一二殘缺然公之生平大畧可覩矣按公諱理順字復禮湛六其號也祀人明崇禎甲戌進士第一先是擬元者李焜崇禎帝閱公卷稱旨擢冠多士而置李二甲第一廷臣未知也傳臚日皆愕然嘆異謂帝知人是夕帝入宮喜甚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耆碩蓋公

已十上春官爲士林屬望者垂三十餘年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性簡穆不交外務每朝退鍵戶誦讀于性理宋儒語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當武陵相奪情大拜時公常斥言于朝絕不與通武陵聞之怒奪其講席庚午以後寇日熾及汴圍垂陷公大感慟建議于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如李抱真澤潞故事疏上格不行甲申三月寇犯都城公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饑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

待勤王之師不然國事去矣執政唯唯公憤然歸捐俸鍰及盤卮簪鉸輸犒城卒諸僚友咸詣公所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尙須商耶是日命家人掘坎室中爲藏柩計迨城破配萬安人妾李氏請先死公笑許之俟其日瞑呼具袍笏北向再拜旋入祠拜別祖先遂大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旣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裡無愧前賢書畢投繯死年六十有三羣寇過其廬者皆下馬拜泣而去順治九年謚文烈設壇祭

學文堂集  
于都市賜田七十畝春秋致祭嗟乎觀公之絕筆  
以文信公自期文信公常仕在外故能號召豪傑  
興師圖恢復公始終珥筆爲儒臣凡所建白皆不  
用徒以一死報國豈其志耶公所著文集皆經國  
之鴻謨救時之碩畫下至一吟一咏皆托物寄興  
有關於人心風俗非若文人才士第以雕琢爲工  
天下後世知重公之文者當益重公之人詩云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世之文至而實不至者觀于公  
能不愧哉

### 文統序

客謂予曰文何以統名予曰我朝撫有區宇至  
今皇帝纘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統非其時  
乎予欲以國家所統之人文犁然畢備以爲  
本朝之文教在是也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以道相傳稱曰道統所傳者道而道之賴以傳者  
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文與道固未可岐而二之  
然自堯舜至于今數千百年統之不過此數人今  
所載文人不可縷指豈皆得謂之統夫統有以人

統文者有以文統人者以人統文上之如堯舜孔孟所謂斯文未喪次如左史韓歐之屬皆足以承先起衰者是也以文統人則凡偏而未全大醇而小疵者皆可以與夫文之內古今文章雖多實有關於家國天下身心性命之故無過理學經濟言經濟而不言理學則無本言理學而不言經濟則迂而無用昔聖賢之書論之已詳今人卽殫智竭力不能有所增益然或古人之言甚深而吾以淺出之古人之言甚渾而吾以一事一物分著之古

人之時地不一吾以今日之形與勢合之要勿畔乎古人之道無不可並古人以傳特今人不能多讀古人書使古今之事理醞釀蓄積厚其勢而後發往往少所得多所作譬如中人之家欲饗大將兵士推牛振廩旣有所不能而欲以百本難五十本葱之屬以冀厭飫幾何不爲人所訕笑乎且夫讀古人書而不溯其原探其本則文章必不能卓然成一家之言六經四子書而外有周秦兩漢遞至于唐宋諸大家今人學古文者率由唐宋而止

語有之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又云智過其師乃能如師吾人立意止於唐宋大家勢必不得爲唐宋大家惟以六經爲寢廟以左史爲堂奧以唐宋大家爲門戶而後上者可至于左史下不失爲唐王通之論語及元經之于春秋旣無當于經卽如褚少孫學司馬遷陳宗尹敏孟異學班固皆不得其要領蓋善學者必內有以足乎已而言隨之治其性情端其行誼使吾身有合乎古聖賢之道而

後融會通貫乎其言不必有意摹擬自可至於古人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有本者如是蓋以此也予嘗持此以論文不敢妄有許可或又曰持論當嚴而操選則不妨稍恕若必如子言則唐宋以後之文十百篇而已畢安所得薈萃以成一書予曰唯唯予自丁未爲是選迄今踰六七年四方投贈之文不啻萬計又恐深山窮谷之中其人身名不見于世者多致湮滅廣爲搜取又得千百篇有奇精而擇之共得若干篇一文經數十繙閱

又質之程邨文友琅霞諸子求弗畔乎昔聖賢之道而後登之其間或得其全或得其偏則在乎閱者之自審焉而已嗚呼人生百年之物惟傳于文字者可以無窮然非人之能傳其文苟其文不足傳雖交口以頌不旋踵已與草木同腐今諸君子之文傳豈予選可得而尸功也我朝自開國來至今三十餘年文教之興如是道統與治統皆不外此而得之則予之續是選以成書又烏可量也哉客曰然遂書之爲序



